

中国

全史速读

蔡磊◎主编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汉朝以后，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因为他们这个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根据史料，日本也常常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

卷117，载有当时“藤原”嗣在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曰主：“北狄虾夷，西裔吐蕃，皆臣属焉，野心难驯。往古以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日本和

中国显然是两国。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境内政权更替的形式取代，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概

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古代中国上就有抵抗外族入侵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无一不验证了这一光荣传统。孔子在论国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什么叫“披发左衽”？“披发左衽”的反义词，就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髻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可见，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视为中华正统，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决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满清入关，大儒学家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系乎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素所言，“明亡于国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而发左衽矣”。

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灭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灭亡。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传统看来，大规模政权取代朝制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替代固然是篡夺，但是国祚，就是他们之‘国祚’的事，同一朝代上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满清入关的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全史速读

中国秘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11-2

I. 中… II. 蔡… III.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4 号

中国秘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96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11-2

定 价: 920.00 元 (全 3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三篇 隋唐秘史

隋代宫廷秘史

第六十三回	化莲成鸟幻术侮人 借鸡替祸符法通灵	(393)
第六十四回	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 耀武存心深讨吐谷浑	(397)
第六十五回	江都宫吴歌翻旧曲 辽东城隋将大丧师	(402)
第六十六回	误寻仇索妹宴家庄 报移祸杀贼南门街	(407)
第六十七回	黑夜救婵娟刀光霍霍 花银保白发棒影纷纷	(411)
第六十八回	窦线娘巧劫牢狱 刘守备力战衙前	(416)
第六十九回	黎阳发难独取下策 东都解围败走穷途	(421)
第七十回	屠党羽惨无人道 泄忿怒丧尽良心	(425)
第七十一回	胆小若鼠埋伏费心机 智能料敌落草避灾殃	(430)
第七十二回	改姓名避祸淮阳村 露消息投奔瓦岗寨	(435)



第七十三回	得众心泉雄有地 谈往事美人传趣	(439)
第七十四回	忌突厥计杀史蜀胡 袭车驾兵围雁门关	(444)
第七十五回	幽轩短槛迷楼藏春 登楼入阁任意寻欢	(449)
第七十六回	情伤三美再动游幸念 愤因五子又削纳言官	(453)
第七十七回	悲歌发江头来去无踪 妙人在殿脚腐显有定	(458)
第七十八回	麻叔谋杀入藏白璧 狄去邪放胆入地穴	(463)
第七十九回	痴心一片私藏传国宝 分尸三段符应二金刀	(467)
第八十回	调兵遣将假计得真情 入营行刺虚言成实事	(472)
第八十一回	倾众报仇将计就计 率师讨贼借刀杀人	(477)
第八十二回	平双雄削柄滋乱贼 施绝计飞箭伤大将	(481)
第八十三回	万象春长夜寻欢 十大罪传檄讨昏	(486)
第八十四回	狱中问计佳儿兴正 宫里通词美妃侍寝	(490)
第八十五回	三番苦谏变起晋阳 一路顺利兵入关中	(495)
第八十六回	负义杀友顿失众人心 背约寻欢屡尝闭门羹	(499)
第八十七回	破好事携走玉人 泄积忿叱逐宠姬	(504)



第八十八回	家乡在念将士潜行 社稷为忧宫人伏剑	(509)
第八十九回	识覆亡紫烟绝迹 骂叛党贵儿丧身	(513)
第九十回	恶贯满盈炀帝凶终 丑态百出萧后偷生	(518)



第六十三回

化莲成鸟幻术侮人 借鸡替祸符法通灵

话说炀帝在广明殿上，设筵庆祝元宵，将高祖嫔御，与皇孙倓等，同列一席。自与萧皇后、十六苑夫人、袁紫烟、袁宝儿、妥娘等一席。却又异想天开，另召僧人玄化、道士黄若虚、女尼志缘、方士安伽陀。这四个人，都是善于逢迎，甚得炀帝心欢，又各善小术，能作巫咒等事。炀帝命他们和宫女同席，真也可笑。一时笙歌四座，艳舞当筵。那般幸臣酒入欢肠，便向同席的妇女，肆行笑谑，毫不忌憚。炀帝也不加罪，一任他们目挑眉语，扯袖勾莲，只顾和了十六苑夫人等欢饮，作了许多丑态。

饮至中间，道士黄若虚席道：“小道当略施小术，博圣上一笑。”炀帝便命停止歌舞，瞧若虚施术。只见若虚向空中拂袖了一回，即在袖中，取出了一只大桃，献与炀帝道：“祝圣上福寿！”炀帝大喜，赐酒一杯，若虚接酒饮尽，将空杯向空中一掷，便失所在。众人正在称奇，忽见一只小鸟，飞入了殿中，若虚向小鸟手儿一招，小鸟便飞入若虚掌心。转眼之间，变成了先前的那只杯儿，又还了炀帝。瞧得夫人美人们，一个个称奇道异。若虚眉头一皱，微露笑容，即闭目凝神，口中念念有词。猛地喝道：“还不变来！”突见数十只五颜六色的小鸟，毛片甚是美丽，从席前飞出，在空中飞舞，飞到了妇女的座前，却纷纷落下，变成了一只只的绣鞋儿。妇女们仔细认时，都是各人脚上的鞋儿，方始觉得脚上的弓鞋，都已剩下了一只。急抢来穿上，一个个粉脸通红。

在殿上饮酒的妇女除了萧皇后，其余的人，都受了捉弄，便连十六苑夫人，也是在内，炀帝连声称快。十六苑夫人，却一齐发了娇嗔，秦夫人首先正色对炀帝道：“若虚擅施幻术，戏侮妾等，望圣上从速将他严惩，以儆妖人！”黄雅云也愤愤的道：“幻术的游戏，原是很多，何必定欲将人脚上的鞋儿，供他玩弄，太放肆了！”若虚见夫人们动了妖怒，自



知闯了祸儿，赶忙俯伏在地，口称知罪。炀帝笑道：“幻术小戏，原是无妨，你可入席饮酒，下次不能再将夫人们取笑！”若虚见炀帝并不动怒，忙叩首谢恩，得意洋洋地回到原席。各夫人见炀帝不将若虚加罪，一个个芳心暗怒，刘云芬笑看了若虚一眼，便离座起告如厕，各夫人也不在意。

歇了好一会工夫，云芬始行入座，见若虚正在饮得开怀，云芬举起右手，向着若虚一指，左手的拳儿一放。娇喝一声道：“大胆妖道，不肖与我献丑！”突见若虚翻身栽倒，就地几滚，变作了一头猪身人首的怪物。云芬始向炀帝告罪道：“若虚侮弄妾等，贱妾也略施小术，使他难堪，还望圣上见恕！”这时一般妇女们，一个个喜上眉梢。黄雅云抢先笑道：“若不是刘夫人将他捉弄，妾的肚子，早晚要气破了！”炀帝笑道：“如今卿等的愤也泄了，他的丑态，也已够瞧，刘夫人可瞧在朕的面子上，饶恕了他罢，仍让回复人身。”云芬笑道：“妾也早知圣上要替他求情的。”说着便在怀中取出了一符，在手中一扬道：“圣上只是还须诫他，往后不得恃术侮人。若敢再犯，便须严惩！贱妾须待他罚了誓儿，永不再犯，方能焚化这道解符。”炀帝道：“谅他再也不敢的了。夫人快些焚符，何必定须叫他罚誓。”云芬不依道：“圣上道他不敢，贱妾却还怕他暗算。要是他不愿罚誓，贱妾便不能恕他。”炀帝只得令那变身的若虚，罚个誓儿。若虚含了一包泪儿道：“小道再也不敢无礼了，如有再犯，当受雷火烧身！”云芬才一笑焚符，转眼之间，若虚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依旧回复了原身。他再无颜入席，含了满面羞惭，向炀帝告辞。炀帝也知他难堪，便不加挽留，任他自去。

秦夫人笑对云芬道：“幸得夫人法力，驱逐了这个恶道。”炀帝也笑对云芬道：“朕但知夫人善于画符捉鬼，哪知还会弄人？”云芬道：“符法本是甚多，原不止捉鬼一门。贱妾只因若虚无礼，方敢将他戏弄一番，却也不能无故弄人的。”炀帝点头称善。

本来那个僧人玄化，先前见若虚施弄幻术，博得炀帝欢喜，他觉得技痒，也想卖弄他的本领，如今见若虚出丑丢脸，吓得也缩了脖子，只顾喝酒，再也不敢卖弄他的本领了。方士安伽陀本和若虚不洽，见若



虚受了云芬的捉弄，好不欣慰。后见若虚怀惭而退，临去的时候，向云芬瞧了一眼，目露凶光，不禁替云芬担心，恐被若虚暗算，这事除了自己替他留意，更无别策了。当下向炆帝称醉告退，径去暗察若虚。

哪知席上的女尼志缘，也已瞧见了若虚的情景。她素知若虚的为人，气性甚是狭小，又是阴毒残忍，他虽罚了誓语，决不甘休，定须向云芬寻仇。暗思这件事儿，待我通知云芬，嘱她先事防备。志缘便离座至云芬身后道：“有语奉告，请夫人离席。”云芬含疑起立，随了志缘，走入殿后。志缘即将若虚须防的话儿，告知了她。她笑道：“贱妾原不十分放胆，自当设法防他，多谢师父关怀！”两人说毕，重行回到前殿，各归己席，炆帝也不动问。

秦夫人原和云芬并坐，便暗暗问云芬道：“那个女尼，鬼鬼祟祟地唤夫人作甚？”云芬即说给她听了。秦夫人的胆子甚小，慌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往后日子正长，怎能刻刻提防，真是累死人了。”云芬笑道：“他不生歹心便罢，若敢向妾寻仇，管教他死无葬身的所在！”秦夫人摇头道：“你别胆大，自恃会些符术，将妖道不放在心上。”这时坐在秦夫人相近的谢夫人，见她们窃窃私语，便来探问，秦夫人即转告了她。谢夫人沉吟了一会道：“防却不胜防的，依贱妾看来，索性奏明圣上，径说玄虚蓄意寻仇，图害夫人，求圣上将他杀了除去后患，才可安心无虑，不要日夜不宁了。”秦夫人点头对云芬道：“谢夫人的话儿甚是，夫人竟依了他罢。”云芬笑道：“你们两个，不必替妾担心，妾早已胸有成竹，不怕他施行暗算。”秦、谢两人，见云芬这么说了，也便不再多言了。

哪知道士若虚果然不怀好意，他抱惭出殿，即打听着了云芬的姓名，和影纹苑的苑名方向，竟连云芬的年龄，都给他知道了去，怀了满肚子恶念，回到他主持的天王道院。便在一间密室里面，排设了香案，焚香点烛。用一张大白纸，画了一个美人，面貌约略和云芬相似。又写了云芬的姓名、年龄、苑名方向，平放在桌上，他便穿了法衣，披发仗剑，在室中踏了一回罡步。又用硃笔，画了三道符儿，向烛上焚化。

他在室中捣鬼，他的仇人安伽陀，早是趑入了天王寺。他已到过



数次，寺中的门户，他原是很熟。寺中的香火小道，也都熟识。他便在一个道童跟前，探知了若虚在密室里面，慌忙绕道到密室的后面，伏身在沿窗的一棵大树上，在窗洞中瞧见了若虚的动作，只见他在内忙个不停。踏罡步斗，画符捏诀。安伽陀好不心欢，即行下树，出了天王寺，一口气赶回西苑，奔到广明殿。恰巧撒籙不久，炀帝尚未回宫。安伽陀即奏明炀帝，炀帝听了又惊又怒。云芬闻知此事，愤愤地道：“这个妖道，真敢如此无礼！怪不得有些头昏目眩，心神不宁，妾还当作了饮酒过多，原来他在作法，暗算贱妾！”炀帝道：“他即在作法了，夫人还须自行保护，朕当立命侍卫驰往天王寺，将他拿住。”云芬道：“不必侍卫前去拿他，快命人取一对鸡儿到来，另要宝剑一口，硃笔符纸，净水一碗，候妾施用。”

不到一会工夫，各物都已取到，众人只见云芬额汗淋漓，神色甚是难看。云芬作了苦笑，对秦夫人道：“再迟半个时辰，便要遭他毒手了。”众人不觉骇然，只见云芬捏着硃笔，一口画了数十道符儿，先焚了三符，用净水喝下。再将十六道符儿，拿一只雄鸡，用绳扎住了足翼，将符儿贴在鸡的身上。却将一只雌鸡，扎了双脚放在台上，又将雄鸡喷了三口净水，即命一个美人，将鸡送至影纹苑，放在她的卧榻上道：“你在室中候着，若见卧榻上的鸡儿死了，速即前来报我。”那个美人捧了雄鸡前去。云芬笑道：“不妨事了。”

炀帝道：“夫人怎知无碍？”云芬道：“一来贱妾已是吞了守符神灵符，二则已是有了替身，若虚要是见害，只能死去替身，不能损妾一丝毫发。”炀帝点头道：“那只雄鸡，难道便是夫人的替身？”云芬道：“不错，是的。”萧皇后却也笑问道：“台上那只雌鸡，可有什么用意？”云芬笑道：“这只雌鸡，便是若虚的替身，等到他将妾的替身杀了，妾也要焚化符儿，杀他的替身雌鸡了！”秦夫人道：“杀了便怎样？”云芬道：“杀了雌鸡，若虚就没有命了。”众人不禁咋舌，谢夫人笑道：“这一件妾却不解，还须请问夫人，怎的夫人的替身是雄鸡，若虚的替身，反是雌鸡呢？”云芬笑道：“阴阳原是相反的，都是符法的妙用，即如妾用了替身，却能免死。杀了若虚的替身，反使若虚真死。这些多是不可思议的神



术,全恃符儿的功用,不是口舌所能传术的。”众人听了,不胜讶异。

这时宫鼓蓬蓬,已报三下,众人都因要瞧云芬施术,全忘了疲倦。炀帝却笑向云芬道:“那个恶道,法力谅是平常,怎的到了这般时候,还没有发动?”云芬道:“圣上莫急,快要有消息来了。”果然话声方毕,那个美人已是倒提了雄鸡,慌忙进报道:“雄鸡死了!”众人吃惊瞧视,只见鸡头也没有了。炀帝便问美人:“鸡头何在!”美人道:“鸡头还在榻上,贱婢心慌急走,忘了带来!”萧皇后道:“鸡头怎会割下的?”美人道:“娘娘不知咧,真是怕人!那只鸡儿,原是好好的榻上,正响三鼓的时候,蓦地一阵风儿,吹进内室。榻上的鸡儿,极啼一声,便身首分离了。”众人听着,齐行失色,都向云芬道贺。云芬这时,陡地变了神色,凛然走到香案面前,将一道道的符儿化去。二十一道符儿化尽,云芬便执了柄利剑,口中念念有词。只见云芬将利剑向鸡身上虚空一挥,那香案上的鸡儿,也只叫了一声,已是身首分离鲜血直喷,喜得瞧的人,齐声喝彩。正是:

神术有灵飞宝剑,鸡儿无术必丧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 耀武存心深讨吐谷浑

话说云芬的利剑,虚空一挥,看案上的鸡儿,已是身首分离。萧皇后道:“不知那个若虚,可已伏诛?”安伽陀道:“待臣前去探看。”炀帝点头道:“你可掌了宫灯,骑了马儿前去。”伽陀奉命去讫。这边内侍们,将香案等东西收拾。不到半个时辰,伽陀兴冲冲前来复命道:“刘夫人的法力神通,若虚已是身首分离,死在密室里面。寺中人原没有知道,臣到了天王寺,呼开寺门,说有急事,要见若虚。他们便去呼唤,才发觉他已死了。”炀帝大喜,即命伽陀为天王寺主持,伽陀欣然谢恩。这时将近天明了,炀帝便至云芬苑中安息。余人亦各自散去,一个元



宵佳节，闹出了这么一回事，倒也大出众人的意外了。

有事便长，无事便短。炀帝在西苑里面，纵情作乐，已是过了暮春，又到了初夏。天气清和，炀帝蠢然思动，想着了曾允启民可汗车贺北巡，便借着安抚河北为名，下诏出发。役河北十余郡的男丁，凿穿太行山，北达并州，藉通车道，一面启行至岸泽。启民可汗闻知消息，即命他的侄儿毗黎伽特勒，亦至岸泽入朝，附表上闻，启民请入塞迎驾，炀帝不准所请，命毗黎伽特勒归去，嘱启民在帐下守候，不必入塞亲迎。炀帝在赤岸泽留了两月有余，太行山的山路方通，始再出发，兵马五十余万，旌旗耀日，甲仗鲜明，北至榆林郡。

炀帝固欲出塞耀兵，示武启民，只恐启民猜疑，便先遣武卫将国长孙晟，前往传谕帝意，免得发生误会。长孙晟到了塞外，启民可汗闻知天使到来，即召集了各部的酋长十余人，一同迎接长孙晟。到了启民雅帐，晟先将帝意示明。见牙帐里面，芜草秽积，欲命启民亲自扫除，做诸酋长的倡率，眉头略皱，计上心来。便佯指帐外的青草，问启民道：“帐前留植的青草，想必定是香草？”

启民哪知其诈，即拔了草儿，凑鼻嗅闻，青草怎来香味？启民即道：“不是香草，没有香味的。”晟便冷笑道：“天子巡幸天下，凡属诸侯王公，俱宜躬自洒扫，表明诚敬的意思。如今牙帐里面，芜草尚且这么的多，我还当作可汗留种的香草，哪知也是寻常的青草，真是出人意外！”启民听了这番话儿，方才明白，原是晟有意讥讽，不觉深自惭愧，慌忙谢罪道：“这实是奴辈的大意，有此过失。奴辈的骨肉尚是天子所赐，哪敢惮劳，自惜筋力。只因僻居塞外罔知大法。今幸得将军见教，使得奴辈恭诚接驾，真是受惠不浅！”启民说毕，便亲拔佩刀，自砍庭中的芜草，其下的一般臣属，见启民亲自动手，便也纷纷的拔刀相助。不到一个时辰，牙帐内已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启民又命番役，将帐外的杂草，也随处扫除。长孙晟方行辞回，启民躬自送了一程，始和晟分别。

晟回到榆林郡，报明了炀帝。炀帝便发榆林北境，东达苏州，沿途建筑的御道，阔至百步外，长及三千多里。人民劳役，在烈日下面，日



毙百余人。造成这御道,不知死了多少百姓,炀帝哪在心上。

启民可汗闻悉炀帝已是到了北楼相近,即和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同时吐谷浑、高昌两国,也遣使人贡。炀帝大悦,盛宴启民夫妇和两国使臣,赐帛数十万匹,并赏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王侯上。太常卿高颎、礼部尚书宇文弼、大夫贺若弼俱因炀帝待遇启民过厚,互有私议。偏为宇文述所知,奏劾三人怨谤。炀帝本和高颎有宿恨,贺若弼又是颎所荐引,宇文弼也和颎友善,炀帝便不分皂白,将他们一个个处了死刑。连那尚书左仆射苏威、内史令萧瑒也带累罢官。只因苏威和颎交好,萧瑒与贺若弼友善的缘故。

炀帝又诏发壮丁百万修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在山西大同府西北四百里),又命工部尚书宇文恺,监造观风行殿,内容数百人,可离可合;下施轮轴,易于推移。宇文恺又设一大帐,帐中可容数千人,遇有数众的诸胡请见时,炀帝即升大帐见之。南面高坐,两旁仪卫夹立,威容殊甚,诸胡莫不骇服。迨至是年八月,始幸启民牙帐,启民跪迎入帐,奉觞上寿,王侯酋长俱是不敢仰视,执礼甚恭。炀帝万分快活,即在筵前,命内侍取过笔墨,赋诗一首,以纪盛事。那首诗云:

尘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

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颎至,屠耆接踵来。

索辫擎羶肉,韦鞬献酒杯。

何如汉王子,空上单于台。

炀帝自得其乐地赋诗饮酒,不觉酩酊,留宿启民牙帐,一连数天,始启辇回南。启民夫妇送至定襄,炀帝乃命归藩。车驾返至太原,命宇文述、封德彝监造晋阳宫,幸御史大夫张衡宅中。那个张衡,阅者当还记得,便是助了炀帝杀逆的功臣。炀帝在他家中留宴三日,方才回转东京。在外巡幸,计一年又四月,时日不可说不多,辇费便是不可胜计了。

哪知他听信了吏部侍郎裴矩的话儿,擅自开边经略。原因西域的诸胡,多至张掖(陕西甘州卫)交市,炀帝命裴矩掌管市易事宜。矩习



知炀帝的性情专好远略，矩便交得了一个老商胡，叫做达连哥的，得悉了西域的山川风俗。特选了三卷西域图记，入朝奏道：“今羌胡诸国，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倘能抚而服之，务存安辑，混一戎夏，无烦兵革。”云云。且另绘道里，分做了三路。北路入伊吾，中路入高昌，南路入都善，总汇处则在敦煌，一一了如指掌。

炀帝览奏大喜，慨然将通西域，野心勃勃。也想拟秦始皇、汉武帝一般，邀功外域。便不时引裴矩至御座前，询问西域事。矩又盛言胡地多产珍宝，实可辟为富源，并道：“国家的威德，本已普及远方，欲西度昆仑，原是易如反掌。只因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被他们遏绝了道路，所以未通召赏。突厥原已归服我朝，吐谷浑却甚狡猾，只是灭他甚易，也觉不足虑的。”炀帝更是心痒难搔，即任矩为黄门侍郎，使至张掖，引致诸胡。诸胡甚是狡猾，却都无意服隋。矩乃用利引诱，使诸胡入朝。西域诸胡，贪图利禄，遂络绎东来，经年不绝。所过郡县，俱需送迎，糜费不可以数计。中国遂至疲敝，开边实是一个大弊。

炀帝却毫不知觉，复发河北诸军百余万人，穿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又在榆谷东沿，添筑长城数百里。劳民伤财，不问可知。炀帝复幸五原，阅长城，东巡西城，累得一般军民，疲于奔命。待到大业五年的春间，炀帝又亲自耀威，出临平关。越了黄河，径入西平，将穷讨吐谷浑，特命内史元寿，南逼金山。兵部尚书殷文振，北逼雪山。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四面围取，想擒那吐谷浑的可汗伏允。

哪知伏允已是率了数十骑潜遁。却命一个酋长，诈作了伏允，保守住真山，坚持不出。各军却出不敢深进，两相并持了多日。隋廷方面，却有个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原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他见两军按着不动，好生焦躁，再也忍耐不住，便自请入山，往捕伏允。杨义臣百般劝阻，他兀是不从，只率了三百名步卒，入山搜寻，杨义臣急命裨将柳武建，率军追踪入山，步步为营。哪知张定和已是中了伏兵，和三百名步卒，一齐送了性命。武建虽也遇敌，却斩俘吐谷浑兵至一千五百余人。还有个左光禄大夫梁默，也中了伏允的伏兵，丧了性命。只



有卫尉卿刘权，军出伊吾道，总算得了两次胜仗，掳得了千余口，回来报功。吐谷浑仍未灭尽，炀帝却命刘权，居守河源，捍御吐谷浑。

通道西域，并回裴矩绥远西域有功，进授青光禄大夫，遂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那条山路，甚是仄狭，只能一人一骑，鱼贯而行。恰值天气又是严寒，朔风吹面，宛似刀割一般。天公又是不肯做美，竟飞扬了一天大雪，阴冥暗晦，白昼也同傍晚。部卒前后不能相顾。弄得零零落落，不成模样。不要说驴马冻死了不少，吏卒也多僵毙，随驾的后宫妃嫔，皆是狼狈不堪，憔悴了花容。好容易出了山谷，炀帝顺便到了长安，又因长安无甚可玩，仍回转洛阳，改称了东都。

至大业六年正月，有天的清晨，炀帝尚在梦中，忽有内侍慌忙击叩寝殿宫门。炀帝惊醒，忙问：“何事？”内侍报道：“有盗潜入建国门，抢夺卫士的甲杖！”炀帝听了，不觉大惊：“都门重地，怎会有盗混入，定有图谋不轨的人！”急忙披衣起来。萧皇后也从梦中惊醒，吓得花容失色，抖抖索索的随着炀帝，一同结束下床。正在这个慌急的时候，禁卫中的护驾官儿，宇文述、郭衍等，都已到齐，听候炀帝拨付。不一会，内侍报道：“诸盗已被齐王栋率兵抵御，将他们杀死净尽，没有一个漏网。”

炀帝不觉大喜，即召齐王栋入宫。原来齐王栋，乃是炀帝的次子，孔武多力，善于兵事。当时见了炀帝，炀帝便问栋盗事的始末，栋道：“那般强杆，共有百数十人，在今晨穿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混入了建国门，自称弥勒佛临凡。初劝该处的卫士起叛，说什么隋朝气数告终，真主已是出世等的胡说。卫士即欲擒住他们，他们便抢卫士甲杖。一时的势儿甚是凶猛，卫士们寡不敌众，险些被他们冲入。幸有人就近报知了臣儿，臣儿赶忙率了侍卫，前往抵敌。赖父皇的威德，杀死了众盗。”炀帝听了，自是欢喜，温慰了栋一番，方命退出。

本来自从太子死了，东宫未立，依了次序，齐王栋应得立为太子。只是栋也有一件大病，和乃父相似，便是性善于色。这次有了功绩，他越发任意了，竟私纳府僚长史柳奢的女儿为妾，又与妃姊韦氏通奸。韦氏已为元氏妇，被齐王占了去，虽是不敢上书诉讼，怨言已是流传都



中。炀帝也隐有所闻，栋却肆无忌惮，反召相士遍视后庭。相士却指韦氏当做皇后，栋更是心喜，又恐炀帝册立了嫡孙，阴嘱巫覡作厌术。哪知俱被炀帝所悉，赐死了韦氏，府僚大半获罪。栋虽未削爵位，已是失宠，便始终不得正位东宫。正是：

不求修德邀恩宠，反失君皇一片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江都宫吴歌翻旧曲 辽东城隋将大丧师

吴女十五貌轻盈，一曲当筵倾至尊。酒绿灯红，花团锦簇；四壁的曼妙乐声，悠悠扬扬，随着唱喉婉转，靡靡消魂。在那正中席上，坐了风流天子，便是炀帝。在他的四周都是绮年玉貌的美人，一个个倩装如画，眉目妖烧，尽是吴地佳丽。南朝金粉，胜了北地胭脂。在炀帝眼中看来，当时却有这个思想。原来炀帝正在东都留了多时，觉得西苑里面的风光，不如了昔年。其实西苑里面，依旧是花娇柳媚，人艳歌清，只是炀帝生了厌心，便觉风色减色了，又想着江都，便决计再下江都。萧皇后等虽是婉言劝阻，炀帝一团高兴，怎肯打消，定欲前往。后妃等没有办法阻止，只得任他起銮。萧皇后却未随往。便是十六苑的夫人，也只黄雅云、樊玉儿、刘云芬、柳绣凤四个喜游的夫人，相随了炀帝。袁宝儿和袁紫烟没有到过江都，便也随往。美人里面却有妥娘、俊娥、吉儿、冶儿也愿再到江都，炀帝又拣了数百名采女随行，仍坐着龙船南驶。

到了江都，江都宫监王世充，一闻炀帝驾临，便出郊迎谒，将炀帝接入城中。炀帝到宫中巡视，见新筑的宫室一切备置，尽皆合意。一般宫女，又来拜谒，都是轻盈吴女，一片“万岁”，清软动听，炀帝更是心欢，顾了王世充笑道：“卿布置得宜，不愧为一个干材。”原来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原姓支氏，其父早歿，他的母亲不耐寡居，世充便随母嫁



了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甚诡诈，颇善词令，好读书，善于兵法，能通律令，本为江都郡丞，江都宫监的职儿，原是榆林太守张衡兼充。张衡初为御史大夫，怎会降为榆林太守？只因炀帝在太原建汾阳宫，张衡因太原已有晋阳宫，尚未落成，遂谏炀帝息民节财，反触怒炀帝，乃出为榆林太守。又命督役江都宫，张衡不免怒言，遂被王世充所奏。炀帝大怒，本欲将他杀死，念及了大宝殿、芙蓉轩中“杀逆”的事，便饶他一死，削爵为民。始命王世充为江都宫监。

世充深知炀帝性情，只是声色是娱。故选了美色的吴女，入宫执役。炀帝见了宫女的窈窕，不禁深嘉。世充得了炀帝奖词，越发的献谀逢迎，遂为炀帝所宠，便将金帛大赏世充，世充当然拜领。

当下在宫中，大开筵席，呈上美酒佳肴，那般吴女宫娃，各携着乐器，弹唱歌舞。不但炀帝瞧了心爱，陪宴的雅云，也笑顾柳夫人道：“究竟是南方佳丽，一副歌喉，天生成这般清脆，比了北地的歌女，歌声细中带粗，更是动听！”云芬接着笑道：“柳夫人原是吴人，如今听了故乡的妙音，谅来有些动心，勾起了思乡情绪吧。”绣凤嫣然一笑道：“倒也未必。”妥娘笑道：“夫人竟也乐不思蜀了？”炀帝也忍不住笑了。这时又见一个吴女，俏立当筵，曼转歌喉，脆生生的唱出几支歌儿，俱是吴语土歌，第一支道：

送郎八月到扬州，长夜孤眠在画楼；

女子拆开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

第二支歌道：

约郎约到月上时，看看等到月磋西。

不知奴处山抵月出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下迟。

第三支道：

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我无妻时独还好，你无男子好孤凄。

第四支歌道：

树头挂网枉求虾，泥里无金空浚沙；

刺潦树边栽狗桔，几时开得牡丹花？